





竹堂文類

卷一

涇清渭濁賦

塞宴四事賦

西番蓮賦

巢燕賦

擬車駕臨幸太學釋奠文

擬遜嬪沈氏祭文

擬冊封固山貝子奕綸文

擬鎮國公永珊初祭文



擬嘉勇郡王福康安入賢良祠文

辟雍大禮頌

刻石經于辟雍頌

恭慶

萬壽頌

福建鄉試策問五道

江南山陽等州縣緩征錢糧謝

恩摺子

江南淮徐二府賑濟并借籽種謝

恩摺子

江南徐州府加賑謝

恩摺子

征邪教疏

代兩江總督總河會議黃河改道摺子

代江浙督撫議覆海運摺子

選

涇清渭濁賦

若夫雍州之水曰渭曰涇。維北條之大川。經西傾之
長汀。洪濤巨浪。潰瀑澗潏。或水清而石見。或水濁而
沙停。考妣王之轍跡。詳酈生之水經。披衛風而文著。
覽鄭箋而義冥。經生臆說。大有涇庭。承訛襲謬。孰發
其扁。惟我

皇上文思稽古。典學正名。察汗簡之多誤。慨經義之
未明。迺

勅疆吏。訪編氓。尋其原委。辨其濁清。度武功之斜川。
履安定之故城。證烏鼠之荒誕。遡漆沮之合并。獲雙

流之真蹟得千禩之定評知

聖人之燭理必惟一而惟精則見夫涇也者出百泉之深山稟五行之正氣齊神淵之清冷與瑤水兮鬢鬢其始清而終濁蓋源分而流彙而清既屬涇則濁應歸渭千里肆其奔騰三輔資其灌溉豈投膠所能止常挾沙而如湫類河濟之合流終溜澠之異味彼戔戔之曲說渺不知其何謂悲世人之耳食真古今所同愾原俗論之所由皆陋儒之不學孔疏則以渭為清班志則以涇為濁潘安仁之賦既多訛陸德明之文尤偏駁皆移經以就傳弗析疑而求確維

聖學之高深乃觀文兮卓犖怵古人之我欺先斯民而有覺於是

御論昭茲

睿吟載賦研湜湜之經文闢紛紛之訓注義寓乎激濁揚清道契乎知新溫故而又集衆論之僉同戒守臣之阿附厘兩可而弗安惟一成以為務

聖謨彰

德音布微特發文府之微而指經畬之誤也

塞宴四事賦

於赫

皇威震耀寰宇中外烝人爰集爰撫維塞外屏翰有
若蒙古碁布星羅四十八部載風俗于職方備宿衛
于

天府奉蘭綺之清塵充羽林之勁旅

皇帝嘗以仲夏之月

駐蹕灤河以仲秋之月蒐于木蘭雲移翠葆風靜瓊
鑾弓形月滿劍氣霜寒時則蒙古諸台吉及扎薩克
糾桓之士尉候之官莫不踴躍奔走誠輸力殫厥事

既竣我

澤斯溥。于是諸王公大臣。恭進宴于出哨之後。醜酒
在尊。臚炙于盤。斥百戲之非古。設四事以縱觀。義取
乎習武禮嘉。其合歡考蒙古之諸藩。有詐馬之舊俗。
當駟駟之在野。雜驪騮與驊騮。錫照夜之嘉名。逞追
風之逸足。結散花之髮鬣。撤障泥之繡縟。迺有婉孌
幼孩。文衣錦褱。載馳載驟。首尾銜屬。其騰驤而驚駛
也。無論交衢與水曲。應節奏于鎗聲。示標準于寶纛。
擇其先至者加賞。恩雖有差。而胥沃。其次則什榜番樂。有上古遺聲。仿

黃桴與葦籥。異鸞簫及鳳笙。介其名王奉爵。上公調
羹。鞠脰為壽。絲竹交橫。乍飛聲于羌笛。亦協韻于秦
箏。鼓淵淵而赴節。管噦噦以徐鳴。譬侏儻及侏鞞。達
藩服之歡情。又有佻佻勇夫。相撲為戲。名曰布庫。
國語曾記。今曹角勝。徒手從事。眈眈虎視之威。蹻蹻
熊經之勢。決勝負于須臾。亦瑕攻而隙伺。勝則有卮
酒之勞。豚肩之賜。酒立飲。其何辭。肉懷歸而弗棄。彼
軍士以運甕習勤射。夫以主皮表異。緬古人之所為。
庶有符於斯義。若夫周禮所載。教駟攻駒。其文則類
其事則殊。維蒙古之生計。以牧養為本。圖寔嫺習乎。

此技與古訓相合符。彼達驛之馬以嬉以娛。曾鞚勒所未及。豈羈勒之能拘。則有蕃王子弟。絲帶繡褕。執長竿以競出。辨駿骨而不誣。維繫在手。騰蹕載途。或駭而趨。或怒而呼。終調良而可御。豈奔蹏之足虞。乃知九方之相常有。而千金之市已迂。凡茲四事。均歸一旨。申舊德其毋忘。戒武備其勿弛。孰不慶帝澤之無私。瞻天顏之有喜也乎。

西番蓮賦

猗靈山之異卉兮。託嘉名于芳蓮。自西域以徙植兮。對南薰而舒妍。攬羣芳之舊譜兮。文簡略而未全。彼詞臣之寫生兮。亦訛狀之旁連。惟

聖人之摘藻兮。夫乃得其真詮。爾其為狀也。修蔓縈青芳苞孕紫。漸吐白華。初含碧葉。五葉瓜分。三珠丸繫。方素桐華。齊繇葛藟。乍扶踈以結繁。亦紛敷以積委。若公鳳其將翔。差曇花之可擬。於焉向景風以吐萼。擇淨土以移根。扶以湘竹之架。植以宣瓷之盆。慈雲分潤。慧日凝暄。紺絲交結。縹帶偏翻。迎夕陽而斂

影被湛露而懷
恩斯

禁林之嘉植。豈庶草而同蕃。瓊葩密綴。翠莖孤茁。啟
秀仙墀。迎薰温室。鐵綫貌似。而殊種。玉井名同。而異
質。

皇情為之休暢。

睿藻于焉詳述。狀奇形于圖經。參奧義于禪律。溯三
藏之秘文。兮證一花於初祖。喻五葉之微言。兮發三
乘之剏詁。梵筭引而可通。花史闕而能補。試稽古于
祇林。亦標新于藝圃。

選

巢燕賦

別言歸之元鳥。兮宛赴約於青春。尾涎涎其善舞。兮
羽翩翩其若新。乍窈窕而含睇。兮將頡頏而近人。幸
故巢之無恙。兮願華屋以為隣。既頻來而相識。兮亦
初至而如賓。介其春日遲遲。春風淡冶。梨花寒食之
天。芳草江南之野。尋闕閨之新居。認枌榆之舊社。或
絮語於璇閨。或幽尋於蘭若。此拮据於梁間。彼綢繆
於牖下。卜一枝之可棲。託萬間之廣廈。翠羽生輝。紅
衿炫采。辛苦三春。別離一載。室自闕其高明。市無妨
乎爽塏。覩喬木之依然。知主人之健在。不恐懼而棄

予寔中心兮嘉乃四顧。衰哀欲往，仍來初春。院落舊日亭臺，捎辛楣之芝菌兮，啄蘄徑之莓苔。辨花梢而得路兮，窺簾隙而莫咍。歲有候而必至兮，心無機而尚猜。堂垂成而先賀兮，幕則危而可哀。載飛載鳴，爰集爰止。近朱鳥之新牕，入烏衣之故里。初受風以斜飛，忽掠波而徐起。杏帶雨以沾衣，芹雜泥而在壘。必地偏而宅幽，恐巢傾而卵毀。語呢喃兮如訴，心纏綿而不已。類哲人之知幾，亦吾曹之所視。是月也，柳稊烟舒，桐芭雪裏，榮堇一畦。鳴鳩在塚，池魚喙而萍開。林鶯捎而花妥，農燒社日之錢。士泛楔辰之舸，感斯禽之惠來。若始疑而後可，豈居安而思危。亦獎勤而策惰，一心鄭重。雙影差池，水閣不閉。風簾自歌，度藻井之匝匝。相山節之屢屨，巡蘭橈之冥突。衝繡闥之呆愚，顧羽毛而自惜。肯陟險而蹈危，真網羅之不及。笑鷹鷂兮，何為則有。枚叟摘藻，鄒生協律。騁綺思於雕龍，寓妍辭於瑞駟。考小正之舊聞，舉高禩之故實。慕微禽之有知，能始勞而終逸。將育子之閔斯，幸雌雄之無失。畏風雨其漂搖，乃經營乎家室。

擬

車駕臨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文

惟師德稟天生道章師表生民未有集千聖之大
成天下為公開兆人之先覺朕誕膺丕命式紹鴻圖
爰修釋奠之儀因舉臨雍之典敷言建極即教孝以
明倫稽古同文亦宗經而講學尊師重道惟守憲章
祖述之心偃武修文庶成康樂和親之治明禋斯舉
至德維馨

擬遜嬪沈氏祭文

禮悖陰教。聿分九職之名。詩美小星。實贊二南之化。令範式昭於既往。芳聲宜著於方來。爾遜嬪沈氏。毓德清門。含徽素里。銘椒頌菊。家傳八詠之風。望昴瞻參。躬與九嬪之選。陳詩緝藻。曾助警于雞鳴。臨豕占祥。亦承恩于魚貫。肅雍之度。炳乎掖庭。淵慎之儀。光乎彤史。乃瑤華先謝。翟茀未膺。宜錫褒封。以彰潛德。爰沛綉綸之寵。兼修禋祀之文。於戲椒閣凝塵。悵蘭儀之久隔。綺筵酬醑。想鸞馭以如存。德其孔昭。靈斯來格。

擬冊封固山貝子奕綸文

馭貴者朝廷之典德乃懋官展親者君父之心賞應
延世是以誼篤本支則桐圭錫其慶恩流奕葉則瓜
瓞衍其祥爾奕綸乃多羅貝勒綿惠之繼子瑚璉呈
材英華蘊秀性姿貞敏蚤燕譽之蒙庥器宇端和允
麟振之協吉肯堂肯構已承式穀之貽維翰維屏宜
與宗英之選茲封爾為固山貝子錫之冊命於戲秩
少差于舊勲示親賢之有等寵仍加于新命推恩澤
以無窮篤爾忠誠副茲榮眷

擬嘉勇郡王福康安入賢良祠文

盡瘁。致身。臣子。有無。方之。義以。勞定。國朝。廷無。不報。之勲。非有。嘉名。何以。章異。績非。有明。祀何。以慰。忠魂。惟具。官某。公忠。體國。恭孝。承家。貞亮。稟乎。性成。勛勞。資乎。時敘。作朕。心膂。入則。參密。之謨。為國。干城。出則。領封。疆之。寄。服勤。積三。十年。之久。令聞。無間。於初。終。宣力。周二。萬里。而遙。丕績。疊彰。於中。外文。武足以。為。邦憲。篤棊。足以。贊皇。猷。凡茲。實心。實政。之敷。施。允副。懋賞。懋官。之蕃。錫。茲以。苗頑。作逆。邦禁。是申。載揚。闔。外之。威。益著。師中之。吉。冒犯。霧露。曾自。藏。夫甲。兵。踐。

選

履崎嶇躬必先夫士卒露布之書屢奏而心尤切乎
搗穴擒渠羽千之績垂成而身未及乎策勛飲至勲
爵既酬以上賞歲時合祔以明禮尚其憑俎豆之馨
用以表賢良之輔

辟雍大禮頌

并序

稽古唐虞三代有成均辟雍之制名異實同所以明
道德厚風俗迄乎兩漢與明堂靈臺並重號曰三雍
唐宋代興時廢時舉舉則執簡之臣特書其事載諸
史牒以為美談降及元明之朝未遑制作蓋辟雍之
禮闕如垂今五百年矣繫我
大朝

聖聖相承揆文而奮武巍巍

功德日新月盛

今皇帝御宇五十年天下治安四夷賓服賢親樂

風俗休美。宜有制作。以光治化。而
聖心謙讓。遲之又久。思惟崇儒重道。國之本圖。今四
海內外。清和成理。媲美於唐虞。三代而辟雍猶闕。非
所以樹宏遠之模。著堂皇之烈也。乃詔廷臣。營建斯
制。尚書侍郎。職司其任。百執事奔走先後。爰相厥基。
治地於太學。彞倫堂之前。中為
講殿。石闌四周。檐楹磴礧。實輪實奐。壁水環注。平橋
通步。塗茨丹雘。次第畢舉。不日而工告訖。功維時歲。
陽端蒙。歲陰大荒。落二月初吉。
皇帝乃舉臨雍之典。

六飛載止。文武咸從。自公侯卿大夫。以至五經博士。
弟子文學之士。侍衛之臣。環橋門而觀禮者。不可勝
數。休哉真千載一時之盛事歟。臣伏思辟雍之義。辟
者璧也。圓象天也。雍也者。和也。所謂乾道變化。正性
命。而保合太和也。我

皇聖德與天無極。而

大化翔洽。神人和暢。辟雍建於此時。實上協天瑞。下
合人心。臣伏處草茅。無以仰測。

高深。然封人之賤。尚能效祝伊耆。臣不自揆。竊附斯
義。踴躍摠誠。謹申頌言。其詞曰。

帝握乾符垂今五十禩重熙累洽中外咸理
聖化涵濡蒸蒸日上起用康我黎獻用嘉我髦士
帝曰都哉載建辟雍尚書承

命相土於澤宮

皇帝曰可汝經汝營百司奔走雲合風從維古辟雍
歲久難稽

今皇作禮樂惟聖人是師勿沿勿襲當可為特斟酌
今古蔚為典彝歲在旃蒙日纏降曼建星正中晨光
欲浮我

皇臨雍儀式型魯鄒擊大昕之鼓拊琴瑟鳴球

皇帝養老集千叟於筵

賜几

賜杖以引高年

皇帝講學

經筵垂論

睿文盈千

御詩四萬我

皇聖德登三成五崇尚儒先效法隆古辟雍斯作繼
有周文武漢唐而降曾不足數

刻石經於辟雍頌

有序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之歲

皇帝出內府舊藏蔣衡所書十三經墨本

勅所司摹勒刊石樹之太學臣文學之臣伏覩盛典職在紀載敬申頌言其詞曰

聖有常道適炳於經宣尼刪述萬世是型汗簡垂範漆書耀靈秦燔不燼孔壁乃扃漢儒說經不懈及古蒐羅散失爰集文府劉照青藜班通白虎闢異辨同遺摭闕補漢京既東經學式微賄竄蘭臺以飾其非陋儒耳食百川無歸維議郎邕籲言厥劄鴻都刻石

熹平伊始。邕主書丹。日磬贊美。一字六經。雲章岳峙。
車馬塞途。觀者如市。魏刻三字。篆隸古文。晉人則之。
裴頡有聞。唐宋及蜀。異同已紛。宋主親翰。弗歲厥勤。
懿我

大朝崇文典學惟

聖生知斯覺後覺表章古經是揚是推乃

詔所司郢書扁斷我

皇則古肇建辟雍講殿中構壁水四通翼翼兩廡修
亘似虹豐碑分植鉛槧攸宗

聖有謨訓曰冠於首

睿文焜燿昭示九有折衷羣疑循循斯誘雲爛星陳
垂之不朽

恭慶

皇上八旬萬壽頌

謹序

欽惟我

皇上御極之五十五年

福徵靈曜

壽應星躔

聖算八旬協軒后瑤樞之瑞

天家五世邁姬宗瓜瓞之祥調玉燭於

一人同符輿幃萃共球於萬國重譯梯航金秋當八

月之辰

聖壽慶萬年之節。歡臚衢壤。化洽襲軒內。而王公大臣。以至九卿。外則督撫將軍。以及百吏。莫不籲叩宸聰。請行

慶典。

皇上乾行益健。謙德彌光。俯順羣情。特頒

恩綍。星軺四出。告虔瀆岳之靈。慈榜特開。錫類耆耆之士。嘉乃勲於九職。

寵誥雲飛。蠲惟正於四方。歡聲雷動。省方問俗。輯瑞岱宗。觀禮崇文。展軫闕里。於是西方梵域。頌

佛壽而繙經。南海藩臣。覲

帝光而赴闕。越裳進象。緬甸納琛。回樂隸於宮懸。番人習乎冠帶。曾元一堂之族。徧滿域中。期頤百歲之人。羣游闕下。斯蓋由我

皇上聖神文武。符廣運於勲華。肅又哲謀。協休徵於疇範。故能

堂開五福。濟祿位名壽之隆。

寶刻八徵。占歲月日時之協。六幕共登。仁壽九垓同樂。熙春臣叨列詞垣。欽承

聖德。高高在上。竊抱管窺蠡測之心。蕩蕩難名。敢附日升月恒之義。敬陳九頌。恭慶

萬年頌曰

昊緯凝命

聖壽同

天自強不息於萬斯年貞符履泰健德乘乾稽古伊
耆欽若敬授我

皇則

天瀛紘在宥籌雨量晴書雲察宿

壽編八秩

寶篆八徵雨暘寒燠

天庥洵承惟

皇敬德福萃禧凝第一章

天作高山遼陽啟宇瑞應蘿圖祥徵靈果

列聖締造為天下主以

聖繼

聖率

祖攸行載觀

實錄祇謁

陪京七德矢詠四箴揭楹

五朝冊寶尊藏

太室萬葉宗潢錫之榮秩鴻圖式廓孜孜無斁第二章

殿日勤政晨御肝臨

齋名無逸斯銘斯箴中外大小孰敢弗欽秉燭待章

簽名引對百職親簡三年課最獎廉勵能諄諄

聖誨守土者勤黃扉錫封詰戎者武紫光繪容猗歟

明良千載一逢

第三章

惟

皇建極永綏兆民辛辰祈穀甲夜占雲飲和食德堯

尊舜薰除祖者四觀河者六績邁宣房

恩淪節屋蒸蒸

聖化如玉如燭鵠書省刑鳩杖引年百齡五世史不

絕編壽民壽域錫美洪延

第四章

邃古哲人察時成化我

皇文治光天之下燭理物先娛情幾暇書藏四庫室

萃五經譯通梵筭文訂獵銘論著涇渭義晰老更

皇極敷言星紉雲縵

奎章盈千

睿吟五萬天文人文昭回雲漢

第五章

於鑠

王師

武功九成桓桓禁旅宣威四征犁庭列戍金川勒銘

準依尉候。回紇耕牧。墾田霍罕。設官美諾。滇海輸琛。
交趾受爵。其餘小醜。充秦閩土。烏合獸散。無足比數。
累奏膚功。載揚耆武。第六
作者惟

聖考文議禮

郊

廟必親和羹清醴。百神懷柔。以享以祀。耕先一墾。黛
耜紺轅。讌集千叟。文衣上尊。園橋講學。耆榜敷恩。詩
宗四始。樂譜九成。一音一字。中和慶平。

聖人制作。以粹以精。第七

箕疇演福。日壽日康。繁禧初祐。必歸

聖皇。五福五代。萃於一堂。

帝曰都哉。自

天申祐。累慶重熙。古今希有。吉頌書屏。奎題揭牖。于
時斂福。敷錫庶民。翱翔和氣。沐浴

皇仁。寰寓吉瑞。共慶熙春。第八

聖壽萬年。中外歡臚。合詞環籲。

皇帝曰俞。

慶典畢舉。

恩綸誕敷。佛國祝釐。藩臣馳覲。岳瀆告祥。華裔獻賁。

梯航咸會。衢封交慶。我

皇文德承

天之祐

慧日方中

仁天同覆。享無量

福躋無量

壽第九

福建鄉試策問五道

問孔子集羣聖之成大義。微言載諸論語。漢時有齊論。魯論之異。傳者何人。張禹刪定魯論為二十篇。去齊論二篇。其篇名可舉歟。古文論語出自孔壁。先儒謂其章句與魯論不殊。而有二十一篇。何也。何晏集解所徵引者八家。其姓氏可舉歟。諸家訓詁頗多異同。如千乘異注。八佾異數。三歸異解。能一一述其說歟。舊注以孝乎惟孝兮句。今尚書無其文。夏瑚商璉與明堂位之文不合。朱子或從或否。何者為是。記寢衣於褻裘後。果錯簡歟。舊注以疏食菜羹。瓜祭為三

物改瓜為必。始自何人。孔門弟子皆稱字。而牢曰憲。問獨書名。何也。闕黨何地。接輿何名。太宰何國之官。有可證歟。他若藝禮畫寢。沿沂。諷舞。雩諸解。又何人之說也。方今

聖天子表章經學。刊石成均。而論語一書。尤為衆經綱領。諸生肄業有年。必有考究異同。而知其義者。試僂指陳之。

問春秋為孔子手定之書。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傳者幾家。鄒夾虞鐸久矣。失傳三傳。並列學官。注疏者何氏。所採何書。時月並舉。他書有其例歟。謂一為元。宋

儒訓元為仁。其說果當歟。改月改時。與夏時冠周月之說。孰是孰非。左氏錯用三正。所記時月。輒與經文不合。可臚舉歟。仲子君氏。三傳所釋各殊。有可折衷歟。滕降而子。薛降而伯。杞降而伯。而子。其義可徵歟。莊公九年伐齊納糾。三傳皆以糾為桓兄。而胡傳獨以糾為桓弟。何所據歟。文止獲麟。三傳異說。何者為是。何休三科。杜預五體。其說可詳歟。至一國異名。如隗夔盛邨之類。一人異名。如椒荻舍姑之類。一地異名。如祈黎時來之類。如此甚多。能枚舉歟。傳以啓陽為開陽。周人而用漢諱。果何義歟。近歲恭奉

諭旨。允在廷之請。分經試士。而今科輪值春秋士。必有講明切究者。其依條詳對。毋勒母臆。

問書為六藝之一。由籀而篆。由篆而隸。言小學者所共知也。而籀書存於今者。惟有岐陽十鼓。先儒謂其書出史籀之手。而許氏說文所採籀文。與鼓文合者甚多。豈叔重未之見歟。張懷瓘書斷。徐浩古跡記。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皆見徵引。其說可舉歟。唐元和中。鄭餘慶取置鳳翔夫子廟。獲其九而亡其一。而今十鼓完足。又何人之所得也。自鳳翔而汴。自汴而燕。其遷流顯晦。能縷悉陳之歟。夫滌有考。復齋有錄。道

園有文。可旁通歟。其文見於他金石者。可枚舉歟。歐陽修胡世將吾衍潘迪諸家所錄字數多寡各殊。有可考歟。韓昌黎石鼓詩。定為宣王時物。自屬可據。或以為成王之鼓。或以為秦人之文。或以為宇文周之作。能述其說而折衷之歟。我

皇上懋勤稽古。重編舊鼓殘文。勒石太學。所以闡幽而垂遠者至矣。諸生觀聽所及其條舉以對。

問詩道性情。而政治風俗著焉。古者康衢一謠。實啓正聲。其先尚有聞歟。五言始于蘇李。或謂古詩十九首。中列枚乘之作。所據何書。七言始于柏梁聯句。而

詩中人名官名。考證漢史。輒多不合。其故安在。魏晉六朝。作者踵起。鍾嶸作詩品。可臚述歟。昭明所選諸家。孰優孰絀。聲律對偶之學。盛於三唐。孰開其先。以試帖取士。而善古詩者不少其人。論者謂唐無古詩。其說果當歟。初盛中晚。果可分歟。宋初館閣尚沿綺縟之習。西崑酬唱諸詩。可舉其名。而評騭之歟。蘇黃騁逸軌於前。尤楊范陸。繼芳塵於後。標新領異。風會日新。可各言其蘊歟。金元作者。以元遺山為巨擘。其他尚有表著者歟。有明四傑七子。先後接武。可尚論歟。我

皇上文思天縱

御製詩集。先後昭示藝林。士之揚扈風雅。有素矣。其各舉心得。詳著於篇。

問安民必先弭盜。古者邦盜之禁。載在周禮。沈命之法。著於漢史。其法果無弊歟。漢時嚴盜賊之課。如龔遂。張敞。虞詡。尹賞。郭伋。賈琮。諸人。皆號稱善治盜。其法或誅或撫。或散或捕。可分析言之歟。唐初羣臣請重法禁盜。而太宗不允。其義安在。宗張詠知益州。化盜為良民。果操何術歟。宋時歐陽修。陳禦盜四策。明時汪應軫。建弭盜六策。一一可舉歟。明初時設別駕。

等官以稽察州縣捕盜果有裨焉否歟古來論治盜者或言嚴保甲之法或言開衣食之源或言重守令之官其說可引伸歟考諸史策所載如李崇刺兗州令村置一樓設鼓備盜而周世宗時新鄭團練鄉兵盜發則鳴鼓舉火為應其法豈有可採者歟今國家吏肅民寧六寓熙洽而瀕海州縣尚或有搶竊之事果何術之從而使宵小無所容其跡歟諸生學古將以入官當有通達治要者試陳所見焉

江南山陽等州縣緩征錢糧謝

恩劄子

欽惟我

皇上仁覆同天惠孚薄海屢豐歲告寰宇胥蒙樂利之休重契時申頻年案下蠲除之令誠求赤子仁育蒼生如祖父愛其子孫使菽粟有如水火昨歲方承大賚數已溢於億兆京垓今秋復慶豐年徵並協於雨暘寒燠茲以淮徐分汎之區蕭碭毗連之地今逢秋夏當大雨之時行境界淮河致洪流之少溢窪地不無積水窮簷稍被偏災仰荷皇上睿慮周詳恩施優渥宣防並舉早看不日訖工

撫賑兼施。毋或一夫失所。乃百姓已沐帡幪之福。九重猶咨稼穡之艱。念茲六邑濱河。同此一隅。被水在士女屢慶盈寧之後。蓋藏尚易。輸將惟克。舜常懷博濟之心。惠保每臻稠疊。更裕綢繆之計。益施浩蕩之恩。土有別于肥磽。皆加確勘。賦無分于新舊。咸予緩征。慈詔星馳。歡聲雷動。農非幽俗。無忘陳七月之詩人。似華封。咸願祝萬年之壽。臣等榮依禁籞。恭聽德音。親見宵衣旰食之容。先里閭而志感。爰合巷舞。

衢歌之願。決肌髓而銘恩。伏願自今歲奏金穰。時調玉燭。黃流循軌。全河長享清宴之庠。赤子含哺兆民。齊食鞠謀之福。

江南淮徐二府州縣賑濟并借籽種謝上青恩
劄子
欽惟我
皇上容保無疆斂敷有極議蠲議賑
德已徧於寰中已溺已饑
恩每加於格外民俗敦寧耕鑿初無怨暑之聲
帝心懋協勳華尚有咨饑之詔當萬寶告登之候以
一夫失所為憂比者淮徐二府蕭碭一隅偶逢暑雨
連綿遂致河流漫溢黃水入下游之境窮簷少病河
魚蒼生處率育之時沃土寧憂澤雁廼初承

江南淮徐二府州縣賑濟并借籽種謝上青恩
劄子

欽惟我

皇上容保無疆斂敷有極議蠲議賑

德已徧於寰中已溺已饑

恩每加於格外民俗敦寧耕鑿初無怨暑之聲

帝心懋協勳華尚有咨饑之詔當萬寶告登之候以

一夫失所為憂比者淮徐二府蕭碭一隅偶逢暑雨

連綿遂致河流漫溢黃水入下游之境窮簷少病河

魚蒼生處率育之時沃土寧憂澤雁廼初承

慈絜撫卹歷乎三旬載降德音蠲緩周乎兩郡憫其三農之拮据念其二輔之
德音蠲緩周乎兩郡憫其三農之拮据念其二輔之
難難合正項雜項之賦而全除
帝資有加無已分極貧次貧之戶而並賑
聖心寧濫毋遺寬新賦而更弛其宿逋省西成而早
籌其東作昨奉丙辰之勅方輪免夫正供今虞庚癸
之呼并特蠲其餘課疆吏之封章未至而預普春祺
窮黎之艱食已施而更資嘉種宜乎萬室若不知灾
豈有一民尚未被澤此日人人握粟弗聞仰屋之嗟
明春處處催耕無誤播琴之節幸斯民之安土胥沐

皇仁卜來歲之逢年皆歸
帝力

江南徐州府屬州縣加賑謝

恩劄子

欽惟我

皇上有物茂時撫辰凝績履端肇慶觀六寓之同春
胞與為懷憂一夫之失所令逢歲始

恩錫春祺念及曹汎下游有若徐方屬境施窮簷之
艱食展期更至三旬藪高廩之深藏孚惠遍周七邑
德音載布私感彌深伏念該處境界洪河地稱沃土
偶逢水溢偏灾祇在一隅素習田功餘蓄尚存百室
仰荷

皇上慈綸屢降業經至再至三

恩賚頻加。不啻繫千索。萬慮其輸將之拮据。則特賜蠲除。籌其生計之艱難。則兼施賑貸。在

皇澤頻仍之後。蒼赤已抵于攸寧。迺嘉惠乎兆庶。布聖心宵旰之餘。青黃尚虞其不接。嘉惠乎兆庶。布澤名乎陽和。從此閭閻之二。脯常充家。臻粒食。猷畝之三時不害人。樂豐年。黃水安瀾。慶澄清于禹甸。蒼生含哺。賡歌祝于堯民。

選

征邪教疏

嘉慶三年考試翰詹題

臣聞陶唐御宇。征及有苗。如后與師。戰於甘野。自古帝王之治。不廢師旅之謀者。蓋以天生五材。金有從革之用。國重八政。兵佐司寇之刑。邦禁所垂。古今一揆。近者六寓阜寧。四民安謐。生齒既庶。良莠不齊。楚豫之間。遂有奸匪。倡為邪教。煽惑羣愚。我

皇上命將出師。屢加殲戮。而一二餘孽。尚復偷生者。良以奸徒生長草澤。憑險負嵎。出沒無常。鳥聚獸散。我兵之攻守有常。而彼賊之竄逃無定。始也官兵在楚。則賊竄於豫。官兵至豫。則賊竄於秦。官兵至秦。則

賊又竄於蜀。近日黔楚二省苗逆蕩平。官兵可以併力於蜀。而賊又有竄還豫楚之勢。所以勦之不能盡。追之而不能窮者。職此故也。臣聞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曠日持久。昔賢所戒。况今道里遼遠。兵勇衆多。芻米金錢。皆資轉運。兵有拙速。不聞遲巧。誠宜設布方畧。立加撲滅者也。方今賊匪蟻聚秦蜀之間。一聞官兵之至。則窮竄入山。稍有間隙。窺伺鄉村。肆其焚掠。若就其所至而為之防堵。賊衆東奔西逸。我兵赴之。是賊逸而兵勞也。所宜探其出沒之蹤。察其往來之徑。彼過其前。此截其後。四路期約。并進務為。

一鼓而擒之。計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戰者。此也。再者賊氛煽動。已經兩載。烏合之衆。豈無脅從。解散其黨。亦非難事。諸將誠能剴切著明。誘以自新之路。諭其從逆之非。豚魚可孚。何況人類。若黨羽既散。則渠魁自得。兵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也。又今賊目已有數人。奸徒爭利。易生嫌隙。諸將若能相其機會。加之誘掖。諸賊必有起而相噬者。此亦以賊攻賊之計。因其相噬。我兵乘之。兵法乘瑕。此之謂也。至於山林相阻。宜用火攻。原野相遭。利於礮擊。廣設偵候。以求賊蹤。慎選向導。以窮賊藪。賊若入山。則設伏以邀之。賊

若薄城則清野以待之。慎賞以勸勤，嚴罰以懲惰。諸將當能仰遵。睿算和衷集事，迅奏膚功，捷書之至，必在旦夕矣。臣謹疏。

代兩江總督總河會議黃河改道劄子
奏為會議覆奏事。竊臣等恭奉

諭旨，據原任安徽盱眙縣知縣黃崑條陳河工事宜，飭交臣等詳查議奏。並將黃崑原呈發交閱看。仰見聖主慎重河防，通言必察至意。臣等當將該員原呈詳細查閱，內稱海州近海一帶本屬砂磧不毛之地，較之現在河身低至一二丈不等。今若改由宿遷境穿運河過隄，經沐陽海州至贛榆一路入海，順而導之，有建瓴之勢，則河流順軌，自無停淤之患。等語。查黃河自漢唐以來，雖入海之道屢改，總之日趨於南。

從未有人能挽之使北者。此天地自然之運。非人力所能強爭。即如近年有改歸鹽河入海之議。相距尚不甚遠。而黃水不能循軌。終屬窒礙難行。今該員欲從宿遷縣屬之阜河橫穿運河。經由沐陽海州贛榆等地方。然後入海。是欲挽久注東南之水。一旦轉向。北行。其間道路相隔有三四百里。而遙計工程浩大。非數千萬帑金不能辦理。及鑿成之後。黃水果否肯由此路入海。事難預料。設使水不循軌。所用盡屬虛糜。國家經費有常。豈可以有金錢作此嘗試之事。況今生齒繁庶。州縣並無曠土閒田。即海州迤東近

海一帶。或有沙磧不毛之地。而由宿遷以至沐陽。由沐陽以至海州。皆在腹地。今欲將一路民間田廬坟墓。悉化洪流。百姓必非所願。倘別生事端。關係更大。意外之虞。不可不慮。是黃河改由海州入海之說。斷不可行。至贛榆尚在海州之北。非所經由。更毋庸議也。又稱黃水入運深為漕運之患。一說此義人所共知。然淮安清黃交會之處。有洪澤湖水。敵黃刷沙。然遇清水短縮之時。黃水尚欲倒灌。今該員欲令黃河從皂河一帶過隄東注。該處運河平時每患淺阻。忽以黃河橫貫其中。運河涓涓之水。豈能敵黃。必致黃

水上下旁漾。又無洪湖為之滌洗。其淤必更甚於淮。安是欲使寶應以下免停沙之患。而桃源以上轉增淤墊之虞。其有礙運道一也。又稱自淮安山陽以下至邵伯西岸石工近三百里。現在沖塌無存。急須修復。庶東岸藉有障護等語。查山陽縣境內西岸志係土隄。並無磚石工段。現在土隄平穩。漕運順利。惟寶應磚工。因上年洪湖水滿衝開三壩。清水志注寶應高郵等湖。西岸各工間有刷塌。臣到任後。業經查勘奏明。歸入急脩項下辦理。至邵伯以下向無堤工。乾隆五十二年間。前河臣李奉翰曾請加築西隄。經大

學士阿桂查勘。慮及西堤加築後。湖水蓄高。亦足為患。奏准停止。不辦在案。此時應請仍循其舊。又稱回空糧船裝運土石一節。查糧船回空。沿途載土。向時偶有行之者。從無裝載石料之事。緣向來石工多由蘇州採辦石料。本未向山東地方取石。且石料笨確。只可用粗笨土船裝載。至于糧船油艙完整。若裝載大石。難保不碰磕損壞。既經損壞。又須修理。所省雇船之費無多。而脩理糧船之費轉大。是欲節省而反加繁費也。况近年漕運空船回南。尚慮歸次遲悞。再令裝載土石。定必稽延時日。於漕務更多未便。此外

尚有各條皆因黃河改道海州起見今黃河不可改道餘可毋庸置議據臣等愚昧之見今日治河祇可率由舊章昔以潘季馴靳輔之深明河務尚不敢多所變更如臣等自問才識萬不能勝過前人非常舉動實非臣等所敢議臣等意見相同理合恭摺覆奏

臣等自問才識萬不能勝過前人非常舉動實非臣等所敢議臣等意見相同理合恭摺覆奏

代江浙督撫議覆海運劄子
奏為會查海運情形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籌辦海運一事臣等身任封疆皆受

恩深重凡事有可行安敢不勉竭智慮籌畫變通之

術少紓

宵旰焦勞惟漕運為

國家第一要務一行一止關係匪輕若不慎重於前

恐致悔生事後苟有芻蕘一得之見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查此事上年奉

旨之後。臣章煦即委新陽縣丞程志忠親歷海洋查勘道路繪圖貼說奏呈。御覽近日臣勒保又訪得青浦縣貢生高培源著有海運備採一書。臣等取書查閱其所載海運源流本末甚詳。所言應行事宜亦甚周備。無如今昔異宜。凡此書所謂可行之說今日皆必不可行。臣等會同反覆講求謹就管見所及一一為皇上陳之一查漕運自漢唐以來歷代屢變其法惟元至元十九年始為海運。至明永樂十三年而罷。然元明雖係海運而內河漕運不廢。今議海運原為專

治河淮作一勞永逸之計。若海運與河運並行則禦黃壩仍不能閉。凡漕運官弁以及運河閘壩夫役兵丁一切照舊不能減。徒增海運之費。此不可一也。一江南至天津海道舟行必從吳淞江出口。繞過崇明南茶山轉北經過大沙五條沙。此係黃河入海之處。歲久結成鐵板沙。橫亘海中。幾及千有餘里。海船必繞出沙外。東過山東成山。至綠水大洋。由貓兒島之北轉西。過之罘山。復向西北。由大沽海口始達天津。其間吳淞口之陰沙。黃河口之大沙五條沙。以及山東貓兒島沙門島等處。沙礁叢襍。皆海道極險之處。

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此不可二也。一海行欲避外洋之險。前代有萊人姚演欲從膠西開鑿陸地數百里。自東南趨西北。逕通直沽海口。可避大洋二千里之險。然當時鑿而不成。史稱其勞費不貲。迄無成功。本朝雍正初。朱軾亦曾奏請開山東膠萊運道。惟時派內閣學士何國宗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查勘。以工力難施而止。此不可三也。一旗丁領運其事已經數百年。一切皆有章程可守。今改海運。若仍派旗丁領運。則旗丁不習海洋道路。如不用旗丁。僅責成船

戶收兌。則船戶非如旗丁有冊編審。必致散漫無稽。又難約束。且督辦漕運。向有總漕駐淮安適中之地。統領全漕事務。又於江南山東天津通州四處分派巡漕御史四員。彈壓稽查。沿途則有各省糧道押送。復有地方文武查催。尚不能免遲延霉變等事。若改海運。斷不能設立多官出洋巡視。將來船戶偷盜私賣。捏報沉失。甚至通盜濟匪。皆所必有。久經肅清之洋面。轉恐匪類萌生。此不可四也。一海行風信靡常。凡商賈市舶。往往飄至外洋。經年累月而後返。並有竟不能返者。漕船向在內河。可以隨地稽查。一出海

洋其遲速平險皆非人力可施此不可五也一海運
需籌經費查至元間海運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
迨及至大延祐間加至十三兩彼時相距不過數十
年而其費已加至三分之一方今物力件件昂貴以
古準今其費必甚浩大是內河諸費既不能少省而
又添此海運無窮之費不特費重且費難省也
國家經費有常不得通盤籌畫此不可六也一海
運即需用船查元時造船每號用銀二百五十兩二
百九十兩不等彼時想係官價購料鳩工故其賤如
此我

國家愛民如子一切工程物料皆依時價採買計造
海船一隻其大可裝載二三千石者估需工價銀七
八千兩若以全漕而論以每船裝二千五百石計算
需船一千七八百號所費便需銀一千數百萬兩豈
可輕議籌畫此不可七也一造船既不能行不得已
議雇商船查蘇省商賈出海皆係平底沙船現在松
江太倉一帶所有沙船不滿百隻每船僅可裝米四
五百石即儘數募雇裝米甚屬有限無益運務徒累
商民其閩船為數無多不敷供運粵省相距更遠其
船向不北行是商船無可雇用此不可八也一查元

明海運。每年必有漂失之米。統計到倉米石欠交者。每石自數合至一斗數升不等。今時生齒日繁。人稠地密。常慮地之所產不敷人之所食。豈堪再有漂失之數。此不可九也。一海運需添設水師防護。若令現有水師分段護送。兵船少而漕船多。遙為聲援。鞭長莫及。必至有名無實。若每船配兵一二十名。即須設兵三四萬名。所需糧餉又復不貲。此不可十也。一京師百貨之集。皆由糧船攜帶。若改由海運。斷不能聽其以裝米之艚多。携貨物。將來京城物價必驟加昂貴。並恐官民日用之物。皆致缺少。於京城生計大有

闕礙。此不可十一也。一運丁所用長工短絳等項。以每船二十人而論。現用者計有八九萬人。窮民賴以資生。若改海運。此輩皆不諳海性。均需另募熟悉海道之人。而此常年運漕之八九萬人。一旦失業。萬一流而為匪。所關非細。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慮。此不可十二也。以上各條。皆臣等連日會議。并采訪羣論。所得總之。此時設法小試其事。並非不能辦理。而無益漕務。徒糜經費。若竟議更變漕運之法。則斷然不可。查漢唐以來。漕運變更不一。或用陸運。或用河運。或用轉般之法。初未有海運者。惟元明之交。行之數十

年。後即停止。明隆慶以後。屢經議及。終以窒礙難行。本朝康熙年間。亦曾有海運之議。復以張鵬翮之言而止。可見其事變更非易。臣等仰仗皇上洪福。惟有竭力於河道設法辦理。務令無礙。漕運至漕運之法。不必輕議變更。萬一他時或因黃水閘口。或因清水短縮。挽運稍艱。寧可用提利過河之法。較為實在可靠。臣等意見無不相同。謹合詞據實具奏。恭候聖裁。所有高培源海運備採一書。敬呈御覽。以備查考。為此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廿六日奏四月廿七日奉到

上諭勒保等奏會查海運情形一摺。前因洪湖上年洩水過多。今春運河淺涸。恐新漕北來阻滯。是以降旨令該督等無籌海運是否可行。以為有備無患之策。至其事之需費浩繁。諸多格礙。朕亦早經計及。今據勒保等往返會商分款臚陳。以為必不可行。自係實在情形。原係必不可為之事。此後竟毋庸再議。及此事徒亂人意。河漕二務其弊相乘。其利亦相因。漕

運由內河行走已閱數百年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河流順軌則漕運按期過達原可行所無事即萬一河湖盈絀不齊漕船不能暢行亦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欽此

奏為奏請...

奏為奏請...

奏為奏請...

奏為奏請...

奏為奏請...



